

南方有嘉木

／ 江志康
張幸真

故事太多，說故事的人太少；時間太短，而遺忘太長。

於是我們急切地訴說。

那些即將消逝的記憶……

回顧成大八十年校史，這一次學校以影音紀錄來發掘過去被埋沒的歷史，逐步追尋成大精神，探討知識份子與社會實踐，用詩意的方式，呈現出純真、求知、關懷的校園文化基調。

《南方有嘉木》拍攝與製片耗費一年多的時間，由歷史系王健文教授擔任總策劃，掌握整體脈絡與大方向，並邀集擁有豐富製作紀錄片經驗的博物館張幸真老師共同加入擔

任製作人。在導演的選擇上，江志康導演作品所呈現出的人文關懷以及反省與批判性，與《南方有嘉木》的訴求相當契合，預將可以詮釋所謂的成大精神。

於是，啟程在即，他們是一群沒有地圖的旅人，途中所遇見的，將一一呈現……

一條不一樣的路

江志康導演一開始經由朋友的引薦來成大，內心本來是有點猶豫，印象中學校單位發行的影片格局都較為侷限，多只是光鮮亮麗的宣傳影片，很難打動人心。江導演初始並沒有拍攝意願，但與成大企劃紀錄片的老師詳談後，對原先學校體制的擔心比較釋懷，成大紀錄片嘗試突破原有框架的可能性也深深吸引了他，即便時間與預算對這樣類型的紀錄片都是個挑戰，他還是很高興可以參與製片，有信心一起探索成大被掩埋在荒煙蔓草的歷史，走一條不一樣的路！

紀錄片的拍攝通常沒有一個固定的劇本，但會有一個中心的精神去支撐、去探索、去提問、去發現，而中心精神由王健文老師所召開的數次會議中已經確定，為「知識份子的社會實踐」。張幸真老師本身有製作紀錄片的豐富經驗，由她提出紀錄片的主要架構與意象給江導演，張幸真老師也會進行預訪以及勘景，例如：黃煌煒校長的專訪就安排在水工所，校長甚至親自進入水池受訪，對一位水工工程師而言，那兒是他的初衷，是最具代表性的場域。每一次的專訪、每一回的實地拍攝，江導演從其中尋找各種畫面的可能，他說：「紀錄片的迷人之處就是去發現意想之外的驚喜，整個拍攝是邊拍、邊尋找、邊探索的過程，也是不停解構又不停架構的旅程，如果一開始就設定好每一個畫面，比較難發現驚喜。」

平常拍攝時江導演也儘量不先預設太多成見，竭盡所能傾聽從田野調查中得到回應與紀錄，這次的影片製作由於先前張幸真老師已經做了很多田野調查與訪談，所以一開始對於拍攝的狀況可以有比較深入的體會，但真正進入到影片的表述後，也發現影像的為難，不太容易將文字優美述說的部分用影像表現出來，而江導演本身不喜歡用旁白來彌

補影像的不足，就像是新聞報導那樣刻板的拍片方式，但不用旁白也意味著必須不停地拍攝更多有力的影像素材，從屏東旭海到蘭嶼、綠島都有他們拍攝與走過的足跡，這也是為何這次所拍攝素材有一百多捲，已經可以再剪二部曲以及三部曲的原因。

詩意的安排

《南方有嘉木》這部影片表現出過去校史紀錄所沒有呈現出來的部份，在述說一段理想的、生命的歷史，很多片刻的歷史重到連江導演在拍攝時、剪接時都快喘不過氣，他不希望觀看這部影片的人也承受這份沈重，但也不希望觀者只是把眼睛閉起來不去想這些有重量的歷史。所以江導演選擇以帶點詩意的方式談歷史，讓整部影片可以有些呼吸與反思的空間，尤其是讓年輕的世代有氣力也有意願想進一步瞭解那些失落的歷史。

影片由諸多影片片段、理性與感性的話語以及無數張的照片編織而成，這些串場的話語除了與成大有關係以外，江導演認為也是一個可以進一步思考的空間——思考自己為何要來與怎麼走的空間；從另一方面來說，不只是讓人覺得歷史就是過去的事，作為未

來的過去，希望談過去歷史是可以和當代社會對話交流的，其實那些大學時代所擁有的熱血一直是流動在不同世代，只是隨著時代而演變不同的表現方式。18歲到22歲的年華是許多人改變一生的階段，藉由一些話語或轉場，希望觀者在觀看別人的生命的同時，也可以反觀自我的生命意義何在。

江導演提到在尋找影片素材和篩選是影片製作過程很大的挑戰，因為一開始的紀錄片企劃就設定了一個比較寬廣的視野高度，同時讓影片表現出過去與現在，甚至與未來有種交流的氛圍，影像現實卻不容易獲得這樣高度的影像素材，於是他找一個學校附近的住所，長時間就近在學校走動觀察。早上的成大也與晚上的成大截然不同，拍攝的過程有些成大同學甚至覺得夜晚的成大比較可以發現成大的精神，此外，他也希望影片不要只侷限於成大校園空間，所以跟著成大學生到了蘭嶼做志工服務。江導演與張幸真老師也跟著成大畢業學長到了綠島尋找成大相關的拍攝素材，張老師目睹當年成大受害師生被囚禁的獄所，痛心感慨知識份子怎會被如此對待？已不忍再回想，但江導演無所懼怕，奮力向前用鏡頭記錄這些痛苦的過去。



江導演對這部影片的熱情與不求回報之態度，無形中累積了許多動人的素材，但影片後製過程中考量整體與篇幅的關係，而必須有所取捨，這樣的選擇並不容易，製片團隊足足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才找出比較合適的影片結構，每個影像都是重要的，需要一個合適的位置放那些重要的影像，於是推出第一部《南方有嘉木》。剩下的影帶雖與第一部較無直接相關，但都是非常珍貴的史料，束之高閣相當可惜，張辛真老師希望不久的將來，有機會可以推出第二部——西格瑪社，與第三部——現代學生社團與活動，不僅回溯過去，也展望未來，突顯成大無窮盡的青春與生命力。至於數位影像口述歷史內容，也將在成大博物館的支持下，整理成訪談稿，列入校史口述計畫成果。

一路上不寂寞

江導演認為，如何在校方與拍攝者之間磨合是拍攝過程最困難的地方，還好這次有校史編撰召集人王健文教授與博物館張辛真老師扛下所有批判的壓力與阻力，影片才有現在所看到不同以往的面貌來呈現，也是他們表現出知識份子無畏的骨氣與理想支撐著

整部片的完成。江導演感嘆地說，影片最後的成敗還是會跟著他一輩子，他已盡可能妥協來配合校方的需求（紀錄片有時也是妥協的藝術），但他也明白對於一個學校機構而言，能接受像這樣比較有反思批判精神的紀錄片，不是件容易的事。江導演與張幸真老師到綠島拍攝時，遇到了作家李昂，當她知道學校單位企劃製作這樣的紀錄片時，感到十分驚訝與驚喜！到目前為止，臺灣沒有任何學校單位製作過類似的紀錄片。他們不是寂寞的一群，成大校友龍應台女士在成大八十週年返校演講時提到：「成大八十歲校慶最有價值的事，就是願意把成大共產黨事件寫入校史。」

透過《南方有嘉木》，江導演最想告訴觀者的是：新生代的歷史感與社會感相較與過往一代是比較薄弱的，除了學校教育與媒體影響外，自我價值觀的轉變都是原因。在一部短短半小時的紀錄片交代龐雜的歷史長河是很困難的，臺灣也不是與生俱來就擁有自由，因為了解恐懼，對自由就更珍惜，如果觀者看這部紀錄片後，可以對自己與土地的關係想要進一步了解與付出的話，那這部影片就有它的意義。其實我們現在所說的過去

歷史，往往會發生在未來，很多人都認為白色恐怖的時代早就是過去式，沒有必要去翻攪這些沉重的故事，人們也似乎是刻意地不去記憶這些苦悶，但是，下一口呼吸並不會比上一口呼吸重要，我們並沒有因為遺忘歷史而得到快樂，未來我們還是必須透過記憶歷史後才能得到穿透歷史的領悟。

存有悸動，產生共鳴，才是有價值的紀錄片，透過這部影片，我們去觀察、去體會大榕樹下各代知識份子，如何追尋青春理想，表現成大精神。旅人探險的成果，稱作地圖，而地圖必須經過一代代的旅人以不同的方式測繪與修正，才能發揮真正導引的功能。《南方有嘉木》從探究校史新天地出發，獻給有著不安定靈魂的成年人——一份未完待續的旅人地圖。

全文首載於成大校刊237期

